

學術研究與女性主義政治

陳美華

台北市廢娼時，我正在婦女新知基金會工作。作為婦運工作者，面對公娼挺身爭取工作權，述說她們自己的生命故事，才驚覺自己對於本土性產業，以及依賴這個產業維生的底層女性是如此的無知。在這場激烈的辯論中，不難窺見反廢娼團體在論述上的匱乏，而部份性解放論者的宣稱似乎又流於浪漫。兩極化的立場，隱約曝露出婦運對性工作（者）的認識極其有限的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選擇了性工作（者）作為我博士論文的研究題材，而這篇文章則是由博士論文的部份章節改寫成的。目的則是希望揭示性工作的複雜性，以及性工作者彼此間的異質性。

一篇文章的完成，往往受惠於同儕、朋友的陪伴與協助。本文原稿只是很簡單的想呈現性工作者複雜的勞動樣態，並呈現性工作者具有區辨性作為性與性作為工作的能力，以便讓讀者可以更加了解性工作。受惠於兩位評審人、主編與編委會的評論意見，本文加強討論性工作組織模式如何影響性工作者在三種不同層次的勞動的表現形式；同時，也進一步討論位於不同性產業位置的性工作者，如何發展出不同的邊界技術來維繫性與工作的邊界。經過這樣的修正，本文不只是平板的呈現性工作的勞動面向，而較原初的架構更能彰顯性工作內部的異質性。

回顧整個研究過程，我還是覺得這個跨界研究深具挑戰性。性工作的污名，以及娼／良二分的意識形態使得尋找受訪者的過程相當的困難。研究初期的田野筆記，記載不少諸如在颱風夜苦苦守在西門町麥當勞前，淋得全身濕透，在暢飲三百喝了三千西西之後，小姐始終沒有依約出現的故事。但是，在熟悉性工作者的生活模式之後，這樣的故事就鮮少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面對不正義的社會結構底下那些令人心碎的故事，卻又不知學術研究可以如何加惠眼前的受訪者所產生的無力感。有一段時間，我陷在學術無用論的自我懷疑之中，也曝露了原初試圖透過研究為底層弱勢發聲的想法過於天真。透過電子郵件，幾度和指導老師討論之後，我們覺得研究也許不能立即回饋到受訪者身上，但不斷地將研究結果提出來和學術社群、婦女團體，甚

至一般社區居民對話，都有助於改變對性工作（者）的認識。因而，本文章初稿的主要內容，曾經在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會、社區婦女中心、大專院校的課堂上，以及台灣女性主義法學研討會上發表。藉由不斷地述說這些受訪者，時而對人生充滿宿命論的看法，時而伺機反擊、抵抗的故事，我隱約感覺到部份聽眾似乎正逐漸改變她／他們對性工作（者）的看法。改變，也許來得相當緩慢，但始終值得期待與繼續努力。